

必全理歸之

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已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義曰此所明曲者是柔順屈曲之曲非回邪之曲也聖人抱此曲全之道以垂法於天下天下既理聖人不自見其美不自是其行不自伐其功不自矜其能萬物歸宗於聖德聖人謙順而處之則曲全之德自然歸矣自古及今此言久著行而必効信實非虛但人君抱一攝謙歸根安靜必顯誠全之德臻乎太平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疏所謂曲全此章明辯道忘言執理則自同於夫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成義曰夫言教不繁必歸自然之理

兩為暴國非長久之資希言將漸於忘言舉暴成今其息暴息暴歸靜於必應之信不足則民建應之以不信天為暴而不久風雨且能常貴夫忘於天地損益重於神明暴風飄風而於大地損益重於神明暴風飄風而於大地損益重於神明暴風飄風而於大地損益重於神明

希言自然

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

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之理矣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

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曰希言自然

義曰教必因言言以明理執言滯教未曰通途在乎忘言以祛其執既得理矣不滯於言是了筌蹄之用也筌蹄者莊子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者以竹為之取魚之器也蹄者以繩為之取兔之器也魚兔既得則筌蹄可忘若執筌蹄乃非魚兔矣若執於言又非教意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物而不久

義曰此風雨者喻也夫狂疾之風暴急之雨理身理國於教為喻其別有三何者風

之散物雨之潤物若其狂疾暴急反害於物也氣者所以生身也心之所以總神也若其狂疾暴急反以害於身矣政之所以理民也令之所以齊民也若政嚴而狂疾令峻而暴急則民散而國危矣言之所以明理理之所以宣教也若執滯局守則於教不行於道不通矣

疏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者若執言滯教則無由了悟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

舉飄風驟雨之喻

義曰夫執滯於言教則致不通失至道之宗迷言教之說能明筌蹄之用則無封執之迷亦無飄驟之害而彰散潤之德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注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失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况

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義曰老子欲明飄風暴雨不久之義以喻理國修身之人恐人未曉此意託以發問因自答之以彰其理言天地有形之大也

為狂暴之事尚不能終日人君統臨邦國之大也而為狂暴必傷於民修道之士而

為狂暴必傷其行皆不可矣凡人乃欲恣性縱心狂猛躁急以為政執言滯教以修道了無通變但局一隅而能致國泰身安可得乎必不得矣

故從事於道者

注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疏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執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

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者

義曰大道圓通物感則應由謙和柔順可致之君剛狠躁戾之人如飄風暴雨之行即失道矣所以人君執道以理民也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性無不順

也大行之大得福小行之小得福深淺之應由人感通爾如下文焉

道者同於道

注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

疏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於道則不疑滯了悟言教一無封執可與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義曰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淳樸素樸此六者道之形體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

道之用也淳樸素樸者道之幹也行此六者謂之道人行與道同故曰能順事而不滯悟言教而同道也

德者同於德

注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

施為同於道用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豈惟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

德者同於德

義曰德為道用故次於道所謂大行之大得福者指上同道之行也次行於代則恩及生靈功濟邦國上未階於至道下復越於仁義物得遂性各得所得故謂之德有德及物隣於道乎蒼蒼者廣遠之色衆同之貌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遠而視之則有色象近而觀之與庶物同言庶物資道而生有情無情有識無識動植飛走皆曰蒼生矣

失者同於失

注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故曰同於失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筌蹄者乃取魚兔也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理則無由得道自同於失也故云失者同於失
義曰取魚之器曰筌以竹為之取兔之器曰蹄以繩為之取魚則器包其身故謂之

筌言其可生全而致之也取兔則繩束其足故謂之蹄言可致足而致之也愚人不知筌蹄可取魚兔執筌蹄以為魚兔失之遠矣言者所以宣理教者所以告人道不可無言而悟因言以宣之法不可不告而悟故立教以告之愚人不知言教所以悟道執言教以為道亦失之遠矣夫至虛至靜方能集道滯言束教何以辨真至虛以忘言至靜以忘教不可執矣經云執者失之是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注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鳥可知矣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起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
義曰夫習靜則道降積功則德充氣之相從其來尚矣故彈官則官應彈角則角應

者聲相感也枯桑動而天風暑雨降而礎潤氣相感也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有情感於無情也銅山崩而鐘應類相感也葭灰缺而暈虧事相感也鶴鳴子和性相感也積善餘福積惡餘殃行相感也同舟共濟胡越不患於異心勢相感也流濕就燥無情感於無情也西昇經曰行善善氣至行惡惡氣至同於失者固當失之矣肝膽楚越者性分異也夷夏同人者所志同也君子千里同風小人隔陌異俗此之謂乎

疏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義曰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焉長尺有二寸者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桑帛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陽燧者範金為器其形若杯或類鏡焉以玄纒繫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此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能生水火古者祭法尚潔必以方諸之水陽燧之火薦於神明焉物之無情猶資感應況人之最靈

道之通變而豈不能感致乎言可致也
信不足有不信

注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
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
信悟不足而生感滯既生感滯則執言求
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
故云有不信也

義曰道既無形無狀在精感而致之但云
精感則人無由可悟故廣叙應感之事以
勸於人欲使世人知物有感通事有因應
然後能推誠於道爾能推心篤信靜默恬
愉道豈不應哉所以不應者由世人不能
靜默其心恬愉其志知者則執言局教疑
者則若存若亡信既不足了無感應是有
不信也其有初則銳精於習道中乃懈惰
於修行一念退心前功并棄不能專精勤
久而謂大道我欺若知道能行之勤又
玄鑿非遠寧無應乎人君法道化人以信
御下推誠待物布德如春上有推誠之君

下無不信之士

疏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疏前章明理
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見自是終我
財物或惡之首二句舉喻示難求以
戒勸今有過之人不覺爾○義曰上
復以不信不足於道有不信之疑此
我自於去道逾遠前如餘食費行豈
可致去同之過乎故有過之人不起
於此修真之士
以斯為成焉

政者不立踣者不行

注政舉踵而望也踣以踣扶物也以喻自
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政求久立踣求
行履乎

疏政舉踵而望也踣以踣扶物也此舉喻
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踣則危故不
可立以踣扶物物必為礙扶物為礙必不
可行亦如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政則不
立踣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
可知矣
義曰以足指躡地謂之政暫有延望或可
為之而希久立斯為難矣延頸舉踵者陳
后長門賦望幸之辭也踣挾於物而求久

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真懷疑
於道暫興一念使望有成無冥心澹寂之
功無墮體融聰之漸而欲振衣汗漫接軫
崆峒亦如政立踣行欲希長久爾
自見者不明

注露才揚已動而見尤故不明
疏夫自見之人失之啟鑿露才揚已欲以
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已之事
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

義曰聖人之明也精神四達無所不極上
際於天下蟠於地猶泛然若無不以為有
也凡人以己之見蔽人之光露其微才揚
其片善以此為明其可得乎
自是者不彰

注是已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為是且欲大誇諸
已而以出衆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
為怨府人所不堪衆毀日開故難彰者故
云自是者不彰
義曰聖人之行也內修其本外抑其末屬

21 1812

其精神假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猶怕然若虛不以為是也凡人以己之行敵人之善銳於出衆務於矜誇以此為是其可彰乎

自伐者無功

注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也

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無從而行况自專固伐取以求其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義曰聖人之業也操天為蓋無不覆也。地為車無不載也四時為馬無不使也陰陽為御無不備也而猶因自然之用不以為功也凡人以己之美掩人之能內懷專伐外無謙讓以此為功其可全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及於難也春秋趙簡子與鄭戰為鄭人所擊路於車中失其蜂旗公孫龍率徒五百人助之宵攻鄭師取蜂旗鄭師大敗既戰簡子曰吾伏強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

崩贖為右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御者却良曰我兩鞞陣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此言簡子不讓故其下皆自伐其功故不克和矣此乃自伐者之無功也

自矜者不長

注矜街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矣

疏威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街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諷自矜雖欲求益胥忘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

義曰聖人之德也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謀而當不慮而得其為樂也不訢訐其為憂也不愧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而猶超然不居不以為大也凡人以己之短易人之長緣醜飾非街耀名器以此為長其可久乎威德若愚者史記云君子威德容貌若愚是也論語云回也終日如愚斯之謂矣胥相也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疏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死贅之行

也殘餘食之穢死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死贅人所共惡也

義曰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之弊妨於修道比之於物如殘餘之食取之於身如死贅之病疢者結病也贅者餘肉病也亦如餘食為衆所惡也

疏謂為贅行者自見自是等為德行之疢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義曰累仁為德景迹為行自見自是非累積之仁自伐自矜非景善之行其以此於德行愈於死贅之病乎不食吾餘者春秋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饗之祁侯之三甥驪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祁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若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也對曰若不從三臣之言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弗從伐中還遂伐鄧十六年復伐鄧滅之
即莊公十六年也附贅贅者莊子外篇
曰附贅贅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言物長
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駢贅皆出於
形性非假物也於衆為多故曰侈也侈多
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死
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
斯事矣

疏此自見自是等既如餘食贅行凡物尚
或惡之而不為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
此事

義曰累仁為德習善為行有道之士修行
累德及其證果了出乃復忘之以合乎大
通而歸乎無有況四者之弊如附贅餘食
豈肯安而處之哉此四者理身處之則墮
德傷性理國用之則拒諫矜己亂政害民
亡之本也豈餘食死贅毫芒之醜而可比
方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十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羊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疏前章明自
為餘食贅行未云有道不處此章明
大曰逆贊道乃先天混成今法道
之緣起首標有物混成六句將明妙本
之緣起首標有物混成六句將明妙本
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有申或人君
之法下至終篇教以法道自然無為
清靜爾○義曰在昔三氣未分一元
未立形質猶惚恍莫窮混然首出
者惟虛極之妙本爾泊乎神布化
天地生萬物育萬生之成之故為
化母然復定以名實順其功用或大
或逝或遠或返包三才而運氣首四
大而居尊遠為憲章以施法度方復
混融不宰然歸於道本也○有物混成者
功功成復歸於道本也○有物混成者
道之字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
考察者道之質也○獨立而不改者
道之常也○周行而不殆者道之用也
可以為天下母者道之功也○吾不知
其名者道之無也○字之曰道者道之
有也○強為之名曰大者道之體也○大
曰逝者道之微妙也○逝曰遠者道之
深也○遠曰返者道之常存也○道大
天大地大王大者道之號三才也○域
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者此明王為
最靈之首當用道也○三才相法明王
當法天行道契乎自然也○故疏云申
戒人君用道法天
而當宗清靜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混然而